

在生命的
转弯处

我等

你

华而实
著

 朝華出版社

在生命的
转弯处

我等

你

华而实
著



朝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在生命的转弯处等你/华而实著.—北京:朝华出版社,
2005.8

ISBN 7-5054-1374-3

I.我... II.华... III.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5)第090593号

我在生命的转弯处等你

作 者 华而实

责任编辑 田 辉 红 雪

责任印制 赵 岭

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车公庄西路35号 邮政编码 100044

电 话 (010) 68433166 (总编室)
(010) 68413840 / 68433213 (发行部)

传 真 (010) 88415258 (发行部)

印 制 北京蓝空印刷厂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版 别 平

字 数 240千字

开 本 635×965毫米 1/16

印 张 20.25

版 次 2005年9月第1版 2005年9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7-5054-1347-3/G·0716

定 价 24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

我把此书献给那些

与我相识

与我不相识

或曾擦肩而过

或永不相见的

她 你 他

我把此书献给那些

因情爱而快乐或伤感

因事业而荣耀或苦恼

因孩子而喜乐或哀怒

因自私而伤他或害己的

他 你 她

我把此书献给那些

因工作痴狂而淡忘亲人

因误会别离而打闹离婚

因一念失足而成千古恨

因图一时利而伤及他人的

你们 她们 他们

在短暂的生命历程中，得到瞬时的愉悦

好人一生平安



华是思想，实是本质。
为人的华美，做人的真实。
这是我人生的理念。

笑 予 摄 影



儿时是短暂的,而这一生中短暂的时光,经历的、感悟的、偶而朦胧而发的,将会影响我们许多,左右我们的生活,制约我们的发展。从而形成自己的人生处事哲学,在属于自己的轨迹上运行着,或平坦、或坎坷。那些纯真、清澈驿动的心绪、朦胧的爱意、无瑕的初恋、少男少女性的渴求、成人般的自信……伴随着我们走过雨、走过风,成为爷爷的孙子、父亲的儿子、儿子的父亲,孙子的爷爷……

何其杰是军人的后代,从小在军队大院中长大。军人的孩子是一个特殊的群体,从小听着军号声声,受着父辈叔叔们列队出操的熏陶,形成了他们独特的性格。

何其杰是被“打”大的。红小鬼出身的父亲常常因为恨铁不成钢,召开家庭会教训儿子,今天照旧。

“昨天放学你们几个跑到防疫队干什么去了?”父亲板着脸。解放进城



以后父亲明显地胖了许多，一米八五的身躯往宽大沙发里一沉，眼里喷射着火光。

“没有干什么，只是从那里路过。”何其杰怯怯地回答。

父亲冲上去，一掌下去击得何其杰眼冒金星，倒退几步，依靠在门角上。肃立在父亲旁边的警卫员同时也畏惧地倒退了一步。

“防疫队的许多器皿里面都是化学试剂，有的是剧毒的。那是好玩的么！”

何其杰如同受气包笔直地站在客厅门前，无神地望着父亲，任凭炮轰。

防疫队室内、室外的架子上有许多玻璃器皿，里面都是被液体浸泡的动物标本。昨天放学后，何其杰带着同学永利、靳畅来“参观”。他向大家讲解着老鼠的起源和灭亡。如同主人一样顺手拉开桌子的抽屉，里面有一些白色的纸条，取出纸条。架子上有七八个大小不一盛着液体的量杯，何其杰把量杯的盖子打开，把纸条插进去，纸条遇到液体立即变色，红色、橙色、紫色、绿色……

父亲猛拍茶几：“我说你对不对，你瞪什么眼！”何其杰不敢目视父亲，移开视线，偷望着书架上的书。何其杰在想父亲是如何知道的，哪点出了纰漏。

手掌击打茶几的声音再次让他打了个冷颤：“我说你呢，你看什么？想什么呐？”

何其杰无神地把视线转回到父亲上衣第二个纽扣上。听着、看着，心里数着数一、二、三……十，目视父亲似乎在认真听着父亲的训斥；一、二、三、四……十，离开父亲犀利的目光，望着书架，偶尔也会望一下白白的天花板，好像在悔悟着……

每次的结束语都是一样的公式化：

“我的话你都记住了么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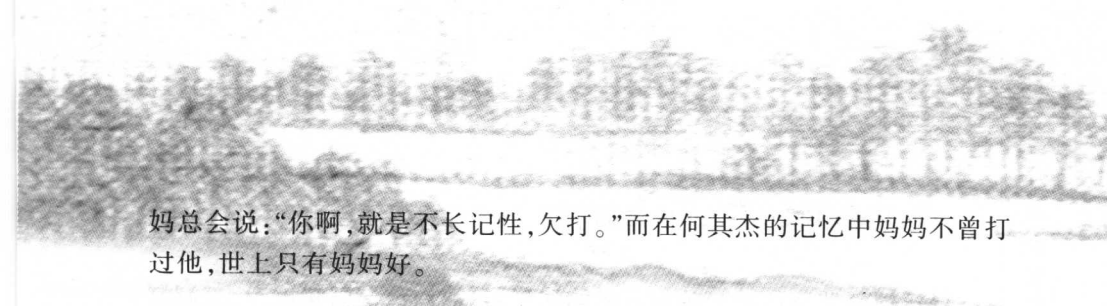
“记住了。”

“以后怎么办？”

“我改，一定改。”嘴上迎合着父亲，可是何其杰此时的内心最恐惧父亲问“我刚才说什么，你复述一遍”那可就悲惨透顶了。

这样之后的几天里，也许是他收敛了，也许是父亲忙于公务忘记管束他了，不管怎么样他总会有好日子过了。当再次召开家庭会议的时候，妈





妈总会说：“你啊，就是不长记性，欠打。”而在何其杰的记忆中妈妈不曾打过他，世上只有妈妈好。

1976年大地震后的几天，京城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许多特色建筑物。方木木板在房中再搭起一个小房子成为房中房、树干挑起的塑料棚、油毡铺盖的木屋……都成了温馨的家园。

这天下午班主任去教育局开会了。七八个没有上自习课的男女同学，聚集到了部队为何其杰家搭建的标准军营帐篷中谈古道今，畅谈自己今后的宏图大业的理想。

“我以后要当将军，你们看其杰的爸爸多神气。”永利指着写字台上何其杰父亲的戎装照片。

“我要做军医，你们要是负伤了，我给你们做手术。”盛夏腼腆地小声说道。

“瞎说，我们是钢筋铁骨，枪打不透，炮轰不滥。臭嘴不许瞎说。”永利截断盛夏的话。

“战争总是会流血的，但是我們不怕死，战争是要出将军的！就是我们。”靳畅附和着永利。

何其杰脱鞋上床，把被子、枕头搬到床的中间。靳畅看见角落边，侧面写着“大海航行靠舵手，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”的大红木箱子，过去掀开掏出里面的军大衣、棉袄送上去。何其杰在床上修建成了一个“碉堡”。

众人忘呼所以地欢笑着“战役”的胜利。手舞足蹈的何其杰无意中触动了被子下面的“硬物”，这是早上父亲忘记带走的五四式配枪，顿时军营帐篷沸腾了，手枪在男女同学中接力传递……

“不许动，举起手来，缴枪不杀。敢于反抗我枪毙了你。”何其杰站在“碉堡”上，左手叉腰，右手高高举起手中的枪，把帽沿向上挑了挑，神气活现地瞪着永利。

永利毫不示弱摇动着脑袋。

何其杰把枪对准他眯上一只眼：“我数三下一、二……”

话音未落，面目铁青的父亲跑进帐篷，夺过何其杰手中正欲扣动的手枪，与此同时父亲的手掌怒打在何其杰的脸上。

“啪——”何其杰捂着五指扇红的脸，嘴角渗出了鲜血，咬着牙。同学们被这突然的变故吓傻了，四处散去。



父亲从枪中退出已经顶上堂的子弹，瘫坐在床上……

昆玉河是北京西北一条很有名的河流，它把钓鱼台国宾馆旁，玉渊潭公园的八一湖和清代夏宫颐和园的昆明湖连接起来，两岸杨柳荫荫，绿草伏岸。河道缓缓远去，时有鱼儿跳跃，水面涟漪散开……

左岸沿何其杰所住军队大院的外墙，向北不到两公里的右岸就是盛夏的家。从小他们就在这条河边玩耍长大，夏天一群秃小子会在河中游泳洗澡，女孩子会在不远的岸边踢毽子跳房子。冬天河水结冰，这时男孩女孩们就会跑到上面滑冰嬉戏玩耍。雪会下的很大，不等雪停，一群人风跑驰来，男孩打雪仗，女孩堆着雪人。

这里也是他们疏缓学习压力的地方，也是躲藏家长的“避难场所”。河水一年又一年不停地流淌着，一群半大不小的孩子们一年又一年地长大成人了。

昆玉河记述着他们的喜怒哀乐，承载着他们的悲欢离合。

清晨天还没有透亮，何其杰一身绿色军衣，背着军挎走出大院。顺着昆玉河沿向学校走去。他不时地停下来捡起岸边石子，向水面打着水漂，接着又捡起一根树枝挑起水中的鱼草，悠闲自得。走过二三十米，盛夏从树后走了出来，面颊潮湿地迎上去……

“没有事的，他要是把枪带走，不就没有这样的事么？再说了谁知道枪顶着啊。”何其杰手擦了一下脸，虽然还有些痛，表面却什么也看不出来的，振振有词。

“还疼吗？”

“这算什么，毛毛雨了。”

何其杰弯腰随手从地上摘下一朵野花，递给盛夏：“好了，喇叭花好看么？送给你。我很好的，不要担心。你看你，好像比我还痛。过去了，没事了。”

昆玉河岸边的一片草丛中，争奇斗艳地盛开着许多叫不出来名字的花。白色的花、黄色的花、红色的花……紫色的喇叭花，争相开放。

一丝笑容在盛夏灿烂的脸上盛开，她捧着花随他而去。

“上周放学我没有带带门钥匙，在大院溜达。看见了老爷子的司机，他说老爷子去司令部开会了，就开车带我去找妈妈取回钥匙。晚上也不知道老

爷子是怎么知道的，一顿臭揍啊。你看这印子。”何其杰擦起袖子，盛夏看到了紫黑色微微突起的血印子。

“你爸爸真狠。”她心疼地抚摸何其杰的胳膊。

“也没有什么，你是不了解军人家庭。不要说我这样的了，许多女孩子在家也经常挨揍的。他们那一代人在像我们这么大的时候都扛枪打仗去了，在枪林弹雨中摸爬滚打走出来。老爷子总想让我们像他们那样早当家。什么时代了，可能吗？家长制，独裁者，你不按照他们说的去做，他们就打你？”

呵斥、挨打对于何其杰都是家常便饭了，可是在盛夏听来却很新鲜，难以想像何其杰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。

的确，盛夏无法理解何其杰的家庭生活，他们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家庭环境中。父母对于孩子们的教育也有很大的差别，妈妈常常告诫何其杰：“你们就是小树，一定要通过修枝打杈，以后才会成为祖国的栋梁之材。”何其杰这样承受忍受着父亲的“剪枝”。

多年以来对于婚姻，一直有着关于“门当户对”话题的探讨和实践。以为只有彼此家庭的物质条件，父母的社会地位一样，才是“门当户对”的唯一标准。

实际上彼此相同的生活环境、父母的教育及在同样或相似家庭背景下所培养渗透形成的性格、价值观念、为人处事的方式等等，这些软件才是“门当户对”的条件。

也许就是这层的原因吧，他们的门第一直是他们之间难以逾越的沟壕，似乎总是在隔山依恋，无形中影响了他们许多年。

“还有一次我姐姐钻到铁丝网里面去摘桑树叶，养蚕啊。出来的时候没有注意让铁丝网把手划了一个大口子，流了好多血，我都吓傻了，急忙带她去卫生所包扎。我够意思吧，可是晚上我还是挨打了，说我没照顾好姐姐，哪跟哪啊。”何其杰愤愤不平地讲述着。

小时候经常挨打，许多年以后每当何其杰提起这些往事的时候，总是很自豪地说：“我是被打大的，打得我很守规矩，棍棒让我有了今天。那个时候无法理解，还盼着父母离婚，我好跟着妈妈过，就不会挨打了。真的，现在我很理解老人家的良苦用心。”

他也依稀记得母亲告诉过他：“小的时候你们四个中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你了，你小子要是学好，一定很有出息。要是学坏啊……”



虽然母亲没有把话说明,但是他知道:要是学坏,一定反动透顶。庆幸的是何其杰长大以后还算有出息,也很孝顺,母亲很欣慰。

快到校门口了,盛夏停了下来,让何其杰先进校园,自己去小卖铺买了一块香橡皮,再把手中的喇叭花放到语文书中夹好,才若无其事地走进教室。

第一节是数学课,老师讲完例题,转身板书。

永利悄悄地从书包里掏出一罐可乐,对眼看着它:“再笑,再笑。我就把你给喝掉。”

盛夏把数学书立在桌上,使它成为和老师之间的屏障。拿出语文书平展开摆弄着还未凋谢的喇叭花。

同学们随着老师的思路学习着新的知识,盛夏凝视紫色喇叭花感悟着朦朦胧胧萌发的情爱。

铃声伴随着老师的语落,下课了。

后排的永利欲从狭窄的课桌间冲出教室,慌乱中,碰到刚刚起身的盛夏,语文书应声摔落地上。

“你去赶死啊?”盛夏朝着已经冲出教室的永利背影喊着。弯下腰把心爱的语文书拿起来,看到喇叭花静躺在书中,放下心,和同学们到操场上跳皮筋去了。

贾中一“新来小石柱”的样子,两条粗黑的直眉区分他与其他人的不同,敦实而有灵气。手背上一条深深的伤疤,清晰地记述着那次他舍身救同学而受到的刀伤。刀伤很快痊愈了,而这刀伤给他带来的荣誉远远高于伤痛。

作为军体委员,喊队、出操,贾中一风光无限。在同学们面前时而摆着一副高傲的尊容,时而又体贴入微地关照那些初潮女同学,不要剧烈运动,不要使用凉水。恰到好处地运用着手中的权力。

贾中一最喜欢下围棋了,哪怕是课间休息的十分钟,也会在手画的半张棋盘上点划几笔,思量着制胜的妙计。只要看到出版的围棋书,就毫不犹豫地买回来,哪怕一本薄薄的棋谱要花掉半个月的零花钱三块钱,也不在乎。他可以一夜不睡,摆着棋子,看着棋谱,一定要搞懂。

教政治课的马老师虽然没有在段上,却是围棋高手,曾经多次在市里的比赛中获得二、三名,也是贾中一的棋友。



贾中一偶尔会从爸爸的抽屉里“偷”来三五棵“大前门”，敬送马老师。马老师吸着烟，吐着形状各异的烟团扶摇而上。贾中一举棋思索着如何布阵攻防。

在不计其数的实战中，虽然基本上都是以贾中一的输棋告终，但是很明显马老师的地盘在不断地缩小，明显的优势也随着时间的推移、棋子的磨损渐渐地失去了。

贾中一心里盘算着，用不了多久，将会打下一片天地。

篮球比赛是男同学竞争和显示实力的天下。球场四周的女同学们都会怀着不同的心态观望、呼喊，为自己喜欢的班级、队员加油助威。

这是一场三班和五班同学之间的篮球比赛，两班的啦啦队分别占有东西两个半场。事先准备好的椅子，不一会儿就被球迷们抢占一空，来晚的同学只好站在一旁。

靳畅和永利跑到球场，早就没有位置了。他们从后勤组搬来一把只有三条腿的长条凳，小心翼翼地将一头倚在篮板下面，之后你拍两下、我锤两下确认安全坐了上去。

哨声响起，中锋跳起传给前锋，何其杰得到球，直传篮下的同学，不想却被贾中一断球，迅速越过何其杰传给左边锋，何其杰转身正欲阻挡，一个地滚球，球像长着眼睛一样又回到贾中一手中，他敏捷地切入上篮。

随着一声清脆的哨声。两分！观众呼喊。

贾中一向坐在中线边的盛夏投去自豪的一眼，转身直插三分线挡住正举手投三分球的何其杰，无奈个子矮小的他无法阻止弹跳力很好的何其杰，一个旱地拔葱，何其杰将球稳稳的灌入网中。

场外响起一片喝彩声。

球迷们兴奋地跳着、欢呼着。就在这瞬间，篮板下一声闷响，三条腿的长条凳应声倒下，那对患难兄弟摔得仰面朝天，爆炸般的掌声再次响起。

盛夏融入场内、场外的哄笑声中，手掌都拍红了，眼角绽放出兴奋的泪花。她的目光跟随着何其杰灵活地投跳，看着贾中一机敏的穿插，时而篮下、时而中场，遍及球场每个角落……

贾中一高中没有毕业就走后门当了兵。

在那个时代军人是众多怀春少女的偶像，引来情窦初开女孩们的仰



慕追随，盛夏应邀送别贾中一。

“中一你这回可是圆梦了，真给哥们长脸啊。”

“你要是当上团长、旅长的，可不要忘记老同学啊，我们可是同窗多年啊。”激昂的欢送队伍，踌躇满志的待行人，无数的分别语言，喜泣交织的送行的人们。

“我高中毕业后，也去当兵，去找你，你可要多多提携我啊。”

大家争先恐后地诉说着。

“放心吧，我要是不混出个人模狗样来，就不回北京了！”

贾中一登上火车，自豪地向告别人群中的盛夏点点头。传去这样的讯息：一定等我回来。

盛夏默默地目送着远去的列车，心情也随之荡然，红晕从脸颊滑过，浮想联翩……

学农劳动，冬季的寒风提前光临，刮割着捆绑大白菜的同学们。

何其杰举直酸痛的腰板，眺望了一下远离田间的那所房子。砖砌的烟囱冒着袅袅轻烟，盛夏在温暖的房子中给同学们一边烧水、一边“给人”勾织着假领子。

屋里屋外的温度相差很大，但是室内室外同学们的心一样的火热。

午休了，何其杰、永利、靳畅、盛夏等几个要好的同学跑到树林中吃午饭。

靳畅从兜里掏出花生，这是他们今天播种的种子。老乡就是怕学生偷吃，在发给他们的时候已经先前在农药中翻滚几次了。

盛夏把两个糖三角、一个咸鸭蛋取出来，把饭盒腾空倒满水，花生在里面很快洗干净了。

何其杰从背包底部掏出两瓶啤酒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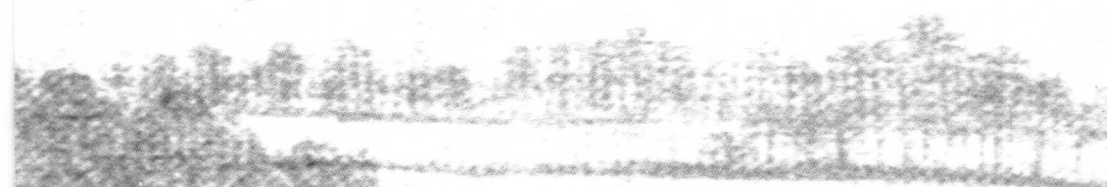
大家各自拿出饭盒吃了起来。酒饭下去一半了，永利取出烟递给靳畅一只，自己一只吸了起来。

何其杰不抽烟，盛夏往高处走了走，环顾四周提防老师的光顾。饭很快吃完了，一包烟也很快吸完了，大家海聊起来。

“你们猜今年的全国联赛，哪个队获胜。”这几位都是酷爱篮球运动的同学。

“这还用说么？八一队啊。”永利拍着胸脯，他是八一队的铁杆球迷。





“北京队连续胜了三场了，士气正旺。后天对阵八一，鹿死谁手，走着瞧吧。”邻居是北京队的队员，这是靳畅喜欢北京队的一个主要原因。

“那也未必，骄兵必败，胜负是瞬间的，这两个队各有千秋，关键在于谁的临场发挥好了。”何其杰是这样认为的。

“靳畅你怎么了？”

靳畅突然栽倒地上，同学蜂拥而上把他围在中间，看着面色死白的靳畅都没有了主意。大家手忙脚乱地拍打他的后背、灌水——许多电影都是在紧急情况下这样救助伤员的。

盛夏哭着要去找老师，被何其杰一把拽住了。

何其杰拿起剩了半瓶的啤酒，捂住瓶口，不断地上下摇晃，啤酒未浓发，之后把这些啤酒末不断地灌进靳畅的口中，盛夏取来一块纸壳当作扇子，不断地呼扇着，送去清凉的空气。

靳畅慢慢苏醒过来，过了一会儿总算没有事了，大家才胆战心惊地走回农田。

晚上靳畅呕吐不止被父母送到医院，他是因为吃了没有洗净农药的花生和吸烟过度导致的。

老师把他们几位的家长统统叫到了学校，回到家，何其杰又免不了招来一顿“修理”。

报春时节，盛夏抑制不住的笑意写在脸上，她收到了久违的军中来信：“月中我将抵京……”

这一天是周四，还要上课。

盛夏敲开了年级组办公室的门。

“你是去看你急症入院的舅舅吗？”

“是的，我快去快回。”盛夏忐忑不安地窥视着老师的眼神，很怕老师戳穿她的秘密。

“去吧，要把家庭作业写完，后天小测验。”

盛夏不住地点头答应，走出办公室。

呼啸的列车缓缓进站停稳，盛夏抑制不住喜悦迎了上去。

背着军挎提着行李的贾中一走下火车，来到盛夏身边。

望着脸庞红晕的盛夏，贾中一带着军人的威武告诉她：“我要入党”



了！”盛夏张开小巧的嘴，以舒缓由于心跳引高的血压，抑制不住的喜悦，心都要跳出来了——

“我不能和你在一起了！”盛夏的笑容还没有散去，却听到了这样的话，残酷地击碎了校花……

“为什么，为什么啊……”盛夏满脸泪水，她不明白啊。

她在质问贾中一吗？是在心灰意冷的自咎吗？盛夏不知道是怎样走进家门的，紧紧地把自己关在房子中。晚饭也没有吃，和衣上床倒下了。

总之他们是分离了，没有怨言，只有无限的惆怅，命该如此吧！

何其杰在属于自己的小天地里，悠闲地翻着《少年维特之烦恼》。

不足八平米的房间，除了单人床、写字台之外就都是书了。几百个形态各异的转笔刀，井然有序地摆放在书架的上层，床上、窗台上十几个布娃娃、泥娃娃占据了房间显眼的地方，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

假如主人不在，可以打赌你一定会感觉这是一个喜爱看书、天真娇小的女孩的闺房。

靳畅推门而进，今天已经是连续五天光顾这里了。虽然是这里的常客，也会和其他的同学们常来这里吹牛，但是连日来独自的光临，靳畅作为盛夏的表哥谈话的中心只有一个：“盛夏对你的印象很好，你感觉盛夏如何……”

何其杰放下书，没有直接回答他，想把话叉开：“你看昨天高中的比赛了么？听说三十五军球队的教练来了，要挑选队员。”

“少废话，问你呢？”

“她不是和贾中一么？”

“明知故问啊。那小子入党了，看不起人了，有什么了不起，没有良心的东西。”

“哦——哦。”

何其杰还是没有明白地回答，他心里回想着贾中一和盛夏的一切往来。

靳畅感觉他好像有难言之隐，也不好多问了。摔给他一句：“你看着办，我告诉盛夏，你没有表态啊。”

“我们先学习，学习吧，时间，时间。”



好像就是一晃漫长而又短暂的学习生活就要结束了,就要毕业了,同学们都在盘算着自己今后的去向。

这时国家恢复了高考,同学们可以参加高考继续学业;也可以去父母的单位接班;还可以下乡务农。

这个时候还有插队,只是政策宽松许多了,假如父母身体不好,每个家庭可以留两个孩子,或是有个什么“正当”的理由就可以不去插队了。

父亲告诉何其杰:“你还是先去农村锻炼两年,广阔天地大有作,对今后真正走向社会是有好处的。”

“我想考大学,要是考不上,就去工厂。我们学工的那家工厂就不错,永利的爸爸是那家工厂劳资科的科长,今年要招工八十名应届高中毕业生。”

“你们应该先在艰苦的环境中吃苦,苦尽才会甘来。过两年再考,上工农兵大学多好啊。那时有了社会实践经验,再回到学校深造。”

何其杰不敢反驳,也知道反驳没有实际意义,便来到厨房央求妈妈。

在妈妈的劝说下,这次父亲没有强迫他“服从命令”,说只要学校同意他留城,至于是考大学还是进工厂,随他吧,这次权力下放。何其杰第一次感觉到了爸爸的对他“好”。

因为兄弟姐妹不在身边,何其杰留城是必然的,而盛夏要去插队也成为了必然。命运仿佛在捉弄着她,总是这样的不走运。盛夏无力反抗,她认了,做着去农村接受再教育的思想和物质准备。

何其杰上下一通忙,跑前忙后,终见效果。他冒着再次被“修理”的风险,拜托父亲在医院工作的战友马叔叔,终于开出盛夏“严重贫血”的证明。何其杰拿着证明,喜滋滋地期待着夜幕快快降临。

天总算是黑了,在外面等待多时的何其杰看四周没有熟悉的身影,迅速来到盛夏家的院子。此时的盛夏正坐在院子中的小方桌旁,全神贯注地把一片片切好的西红柿塞入葡萄糖注射液的瓶子中。

听到动静,盛夏抬头看见了笑咪咪的何其杰。

“晚上吃什么了,嘴都合不上了?”

“我是特意登门拜访的。”

“我一名农民,不敢接受,不会是来看热闹的吧?”

“农民可以进城啊,摘去头上裹着的白毛巾,换上工装。”何其杰手舞足蹈地比划着。



盛夏又没有心思和他臭贫，低下头开始“工作”了。

“看我带来什么礼物了。”何其杰举起医院的诊断证明，在盛夏眼前晃了晃。

盛夏放下手中的西红柿，眼睛一亮，脸随即红了。

“这就是尚方宝剑。明天就交给学校，就不用脸朝黄土背朝天了，弱不禁风的小姐哪干得了农活啊。”盛夏微微一笑，起身来到水池旁边，那里有一箱子葡萄糖注射液的瓶子。

何其杰上前一步：“我来洗，你装瓶吧。”

盛夏回到小桌旁边，把脸盆里洗好的西红柿拿到菜板上。当她切好一堆的时候，何其杰搬着刷好的瓶子过来，坐下和盛夏一起把切好的西红柿塞入瓶中，不一会儿装满西红柿的瓶子就摆了一片。

“里面有气盖子塞不上。”

“我来吧，你装瓶。”何其杰一个个塞上，一会三十多个瓶子就装好了。

“在上面插一个针头。一会蒸的时候里面的气就出来了。”盛夏把一盒医用针头交给何其杰转身进屋去了。

不一会所有的瓶子上都插了针头，何其杰起身活动一下，回头看见盛夏端着一个“巨大”的蒸锅从房中走了出来。

他们把瓶子轻轻地放进蒸锅，何其杰端着锅，跟着盛夏进屋放在炉子上。

“好了，你们去玩吧，我看着锅。”盛夏妈妈从里屋走了出来。

盛夏跟着何其杰走出院子，漫步到了昆玉河畔，走了一段，在一个石椅上坐了下来，这个石椅他们已经光顾好几次了。

“今后你想做什么？”

“我想继续上学，我们赶上恢复高考了，机会难得。”何其杰说着低头捡起一块石头侧身摔向河中，石头沿着水面扑打着落入水底。

“我想去当兵。”

何其杰想她一定是去找贾中一。其实对于盛夏和贾中一现在的情况，他一无所知。何其杰心动了一下，说不好是一丝的忌妒，还是因为如果她去当兵了，就很难再这样漫步了的缘故。

“你们现在如何了？”

“前几天，他又来信了。谁知道他怎么想了，没劲。算了，不提他了，再